

[DOI] 10.19653/j.cnki.dbejdxsb.2024.05.006

[引用格式] 温涛, 刘正桃. 金融如何有效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4(5):62-80.

# 金融如何有效服务于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温涛<sup>1,2</sup>, 刘正桃<sup>3</sup>

(1. 西南大学 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 “一带一路” 研究院, 重庆 400715; 3.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而金融是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源头活水”。当前, 金融服务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农村金融顶层设计优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是仍然存在扶贫小额贷款不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筹资融资能力低、农业供应链金融对小农户带动作用有限、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存在较大的短板、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和分担机制尚不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等现实困境。因此, 要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抵押担保体系、农业供应链金融、智慧化信用档案、创新激励和风险管理、农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六个方面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来助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本文为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新的视角, 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农村金融; 小农经济; 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4)05-0062-19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 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总从业人员的90%, 小农户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 但户均耕种面积仅为5亩左右。可见, 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要推

**收稿日期:** 2024-07-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21ZDA06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与长效机制研究”(20AZD08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小农经济现代化改造研究”(23AJY014)

**作者简介:** 温涛(1975-), 男, 重庆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E-mail: wtwy@163.com  
刘正桃(通讯作者)(1994-), 女(苗族), 重庆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E-mail: liuzhengtao95@126.com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国,必须处理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系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中国的主要农业生产单位是分散小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简称《农业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集体统一经营、农户分散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小农经济和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业产业化、土地规模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推动土地流转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虽然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农业产业化和土地规模化的带动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随着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土地流转费用的上涨,土地出让收入吸引力下降,土地流转速度放缓、冲突加剧,“中农”和“大农”生产发展受限<sup>[1]</sup>。因此,小农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2020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党和国家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和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不断探索与实践作出的价值判断与战略安排,即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了具体落实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分别从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等多方面构建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框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按照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的要求,从提升小农户的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小农户扶持政策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工作部署和安排,为具体落实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指明了方向。2019—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社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链、庭院经济等载体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sup>[2]</sup>,同时,还需依托技术赋能小农户实现自我改造和实现规模化经营,而这必然离不开资金的注入和风险的管控,也要求金融体系必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金融服务,引导金融资本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同时,发挥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和风险保障功能,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保驾护航。《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金融服务小农户水平,拓宽小农户农业保险覆盖面,从农村普惠金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产业链金融、互联网金融和农村保险保障等多方面对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出了要求。2018—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完善农业保险政策、稳妥扩大农村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农户信用贷款、做好农民工金融服务工作。这为推动金融支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于2023年6月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和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均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为“三农”的薄弱环节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源头活水”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党和国家对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金融服务问题高度重视,充分说明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服务与支持,是金融的重要任务与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三农”的关键一环,更是建设金融强

国、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 二、文献综述

关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二者概念、关系及实现二者有机衔接的途径三个方面:一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概念。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up>[3]</sup>,即从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农业微观主体<sup>[4]</sup>。世界银行提出,户均耕地面积不足2公顷即小农户<sup>[5]</sup>,第三次农业普查采取经营土地面积和农业收入双重标准对小农户进行界定。即使“小规模”的衡量标准具有历史动态性,但是“家庭经营”的属性却是不变的。现代农业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结果,是指能够代表特定历史阶段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契合社会化大生产需求的农业<sup>[4]</sup>。区别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具有市场化、工业化、科技化、产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特点<sup>[1]</sup>。二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小农必然消亡论和恰亚诺夫的生存小农论<sup>[6]</sup>。前者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后者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合理性和稳定性,其后的研究大多是对这两个理论的拓展。部分学者认为,依靠家庭内部分工协作的小农户经营代表着落后的劳动组织形式<sup>[7]</sup>,难以摆脱组织程度低、抵御风险能力低、劳动生产率低等固有缺陷<sup>[8]</sup>,只能作为过渡性的产业组织形式,不可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另一部分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小农具有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且正在转向韧而弥坚、坚而弥强的现代小农,这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sup>[9]</sup>。三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途径。主要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发挥小农户主体性作用三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农民合作社<sup>[10]</sup>、家庭农场<sup>[11]</sup>、农业企业<sup>[12-13]</sup>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这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最常见的途径。此外,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是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sup>[14]</sup>,比如,土地密集型种植业土地托管模式<sup>[15]</sup>、以村集体为基础的社会化服务模式<sup>[16]</sup>、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等。但是,在前两种模式中,小农户处于依附状态,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不平等性<sup>[3]</sup>,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要发挥小农户的主体性作用,充分调动小农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通过创业等方式,运用先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内涵式发展<sup>[17-18]</sup>。

关于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信贷与小农户。Ding和Abdulai<sup>[19]</sup>基于四川省的随机试验发现,小农户更喜欢期限长、规模小、交易成本低、利率低的小额信贷,担保人抵押和分期付款能够刺激小农户对小额信贷的需求。Hossain等<sup>[20]</sup>基于孟加拉国的随机试验发现,佃农的小额信贷能够增加其农业收入,但是对总收入和总支出没有影响。顾庆康和林乐芬<sup>[21]</sup>对江苏省东海县农业经营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农户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家距离农交所及银行网点较远、未加入征信信息系统,导致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并未使得小农户的信贷配给问题得到缓解。刘西川和江如梦<sup>[22]</sup>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农民合作社的抵押担保融合贷款,能够有效破解小农户抵押物不足、贷款难的问题,实现复合治理。二是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借款意愿强、借款渠道单一、借款用途集中、借款周期大多为1—3年、借款利率较高、借款额度需求大的特点,但金融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却存在着不能准确识别服务群体、因抵押物不足而惜贷、农业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等问题<sup>[23]</sup>,而融资成本、收入满足认知和自由现金流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决策<sup>[24]</sup>。三是农业供应链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的贷款期限较长,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季节性资金需求,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且其带来的信用增级及信贷记录还加强了农户与金融机构的联系<sup>[25]</sup>。



农业供应链金融能够帮助农户获得帮扶、扩大经营规模、实现生产技术升级,从而促进小农户增收<sup>[26]</sup>,减少贫困<sup>[27-28]</sup>。但是,中国的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农业供应链金融相应服务供给不足、布局供应链激励不足、农业供应链金融需求未充分激活、信息技术利用不足、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sup>[29]</sup>。四是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村金融需求端存在“精英俘获”,供给端存在“使命漂移”,导致金融无法有效服务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sup>[30]</sup>,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小农户创业推动农户内涵发展、激励农民合作社发展来实现小农户的外延发展,进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sup>[18]</sup>。刘冬文等<sup>[31]</sup>基于对乡助APP的分析发现,数字化“金融+产业”社会化服务模式能够助力小农户跨越“数字鸿沟”,降低小农户的金融服务门槛,从而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现代农业技术有机衔接。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问题的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现有文献较多关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如何有机衔接,对金融的作用关注较少,而且主要关注信贷问题,缺乏对资本市场支农、金融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的深入研究。二是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小农户的金融服务问题或现代农业的金融服务问题,关注二者有机衔接的金融需求的文献不足,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与金融创新至关重要。三是现有文献尚未深入探讨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存在的难点问题。四是如何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现有文献尚未深入涉及。因此,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金融是否具备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能力?如果有,还存在哪些难点问题?未来如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助力二者有机衔接?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取得的进展

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直在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探索新的服务方式更有效地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总的来说,金融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金融服务“小农现代化”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农村金融顶层设计优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小农户的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注入了“源头活水”。

#### (一) 农村金融顶层设计优化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

2013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第二次修订的《农业法》。《农业法》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等而制定的。该法第六章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提出,金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职责和义务是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加强农村金融监管、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这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意愿,更是金融部门在“三农”领域的行为规范和指南。2018年9月,《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首次提出,提升金融服务小农户水平。这对小农实现现代化意义重大。2019年2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重点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金融服务,分别从建立分层分类的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体系、探索完善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管理模式和鼓励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等方面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构建金融支持框架。此后,《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关于推动村镇银行坚守定位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意见》《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多方面阐述了金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使命与任务，形成了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框架体系和政策保障。

## （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扩大了金融服务小农户的范围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是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和核心<sup>[32]</sup>，通过改革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培育与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来增强农村金融的普惠效应，拓展金融服务边界，将长期被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小农户纳入农村金融服务范围，从供给侧提升小农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第一，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效果显著，基本形成了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共同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sup>[33]</sup>，提升了金融服务小农能力。农村信用合作社通过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县域商业性金融企业，明晰了产权，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了金融服务农村、小农的活力与能力<sup>[34]</sup>。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共有1609家农村商业银行、23家农村合作银行和545农村信用社，三类机构提供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贷款和近三分之一的涉农贷款。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分别于2008年和2016年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小农户融入大市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截至2017年6月，国有五大银行全部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业也陆续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将一直受到金融排斥的小农户纳入金融服务范围。另一方面，到2013年，作为支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形成了“一体两翼”<sup>①</sup>的业务发展新格局，成为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sup>[34]</sup>。

第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市场涉农贷款增加，提高了小农户的信贷可得性。2006年12月，《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多方面放宽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并在多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此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的乡镇和县域迅速铺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农村金融机构，受制于经营范围，其市场定位就是立足县域和乡镇，为当地农户和当地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23年6月底，村镇银行共有1642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6家，小额贷款公司5688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县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除直接提升金融服务小农户的能力以外，还威胁到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地位，迫使其由于竞争压力而不得不增加涉农贷款，产生鲶鱼效应<sup>[35]</sup>。截至2023年末，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56.60万亿元，而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为47.26万亿元，占涉农贷款余额的80%以上。其中，农户贷款余额为16.86万亿元，占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的36.67%，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为9.24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为5.84万亿元，且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均在10%以上，提高了农户的贷款可得性。早在2021年底，中国已基本实现金融机构乡镇全覆盖，基础支付服务村级全覆盖。其中，金融机构在乡镇的覆盖率高达98.17%，基础支付服务村级行政区覆盖率高达99.60%，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扩大了小农户的金融服务范围。

## （三）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提升了小农户的生产发展能力

小农户经营较为分散，融资需求小且具有季节性，家庭老龄化、兼业化问题普遍存在，且抵押担保物不足。而农村的信用体系尚处于发展之中，小农户贷款的识别成本高，金融机构为了保证安全性和盈利性，常常出现惜贷现象，导致小农户发展现代化生产缺乏资金。2014年，随着《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农户小额贷款迅速发展，满足了小农户小额、分散的资金需求，为小农户的生产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sup>[36]</sup>。随后，各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陆续

① “一体两翼”具体指以粮棉油购销储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

推出线上小额贷款,利用大数据来获取农户的信用状况,减少了信息搜寻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不仅为小农户注入了信贷资金,也有助于提高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sup>[37]</sup>。此外,为了盘活农村金融市场,解决小农户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做好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随后,“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开始在部分县试点。虽然在实践中面临着抵押的农房流转难、处置难的问题,但组合抵押担保保证了贷款的安全性。在“两权抵押”的基础上,金融机构进一步拓宽农村抵押物范围,推出林权抵押贷款、生态公益林补偿收益质押贷款、厂房和农机具抵押、活体畜禽和圈舍抵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唤醒农村“沉睡资源”,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活力,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农户贷款抵押难、质押难的问题,提高了小农户信贷可得性,为小农户发展现代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

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仍未摆脱传统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窘境,容易受极端天气的影响,且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关系着小农户的务农收入,其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中国农业保险继续以扩面、增品、提标为目标,提高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增强小农户生产发展能力。2022年,中国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67亿户次,保障金额高达5.46万亿元,保费规模达到1192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实现全国800多个产粮大县的成本保险、收入保险全覆盖。部分地区因地制宜地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比如,重庆市涪陵区依托当地特色榨菜产业推出青菜头种植收益保险、广西壮族自治区探索肉牛保险与金鲳鱼保险、黑龙江省推出大豆保险、江西省研发小龙虾目标价格保险及西兰花保险等,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为农户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此外,“农业保险+期货”模式创新进一步保障农户稳定增收,提升小农户生产发展能力。2022年,累计1364个“保险+期货”项目在中国29个省份开展,为292万农户提供价格和收入保障,推动小农户的产业发展。比如,随着“保险+期货”项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的落地,枣农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谷贱伤农的困境,红枣变成了“致富果”。

#### (四) 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中小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

2014年以来,随着宽带乡村、百兆乡村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等项目在农村地区的落地,目前已经实现村村通宽带,县县通5G,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三农”领域的发展。数字技术为金融机构在涉农金融业务上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技术支持,解决了部分中小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农户缺担保、缺抵押、缺信用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sup>[30]</sup>,进而促进小农户创业实现内涵式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实现外延式发展<sup>[18]</sup>。各大金融机构积极将科技融入金融服务,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活力。比如,兴业银行牵手互联网企业,为山东省青岛市的奶牛养殖场的奶牛贴上耳标“身份证”,实时监控奶牛的生命体征,奶牛变身“资产牛”。生物资产变得可评估、可抵押,提高了相关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可得性,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为了解决种植农户因征信记录不健全而存在的贷款难问题,网商银行研发“大山雀”数字金融地图,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快速识别农户的土地、资产,检测农作物、经济作物长势及预判收成,以此为依据为农户提供贷款,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涉农经营主体的能力。同时,各地也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积极探索无担保无抵押的线上金融服务。比如,重庆市的农富贷、山东省的沂蒙云贷、浙江省的浙里贷等。

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已经处于领先地位<sup>[38]</sup>。金融在服务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上取得的积极进展证明了金融有能力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进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农业强国。而至于金融为什么“能”,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党和国家对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的高度重视,优化顶层设计,为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其二,金融体系积极探索新的产



品和服务方式, 不断进行改革和试点, 为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奠定了实践基础。其三, 金融科技快速发展, 强化了金融的普惠性和服务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能力。

#### 四、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现实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 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也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上来。“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 对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赋予了新的使命和任务, 这就要求在脱贫攻坚时期发挥重大作用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这一阶段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以金融深化改革和服务创新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进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农业强国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为了了解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情况,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与金融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团队”)受农业农村部委托, 于2021—2022年期间, 深入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湖南省5个省份20多个区(县)的149个村(社区)进行调查和访谈, 形成了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China Rural Economy and Rural Finance Survey, 简称CRERFS)数据库。调查发现, 金融在服务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仍存在明显的现实困境。

##### (一) 扶贫小额贷款不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要

2014年, 国务院原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其他多部委推出了专门针对贫困户的扶贫小额贷款,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的免抵押和免担保的信用贷款, 主要用于贫困户的产业发展, 增强“造血”功能。在脱贫攻坚时期, 扶贫小额贷款作为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将被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贫困户纳入金融服务体系, 缓解信贷约束, 解决了贫困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 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阶段, 传统扶贫小额信贷已不再适应小农现代化和现代农业的需要, 依靠政府主导的扶贫金融带来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的财富增长仅仅是经济体对金融资源变化的一个适应过程, 而非经济体内部的变革<sup>[38]</sup>。从各地的扶贫小额信贷的实践来看, 由于贫困户资金需求不足而产生的户贷企用模式, 并没有起到“造血”作用, 反而滋生了贫困小农户“等靠要”等惰性思维。此外, 这还让贫困小农户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 一旦企业经营不善, 不能按时还款, 小农户就要背负征信问题, 对小农户而言, 风险远远大于收益。

虽然扶贫小额贷款的户贷企用模式在2018年年初已被叫停, 但是这种模式被市场所接受,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 小农户的自身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扶贫小额贷款主要用于支持贫困小农户发展产业, 但在实践中, 很多小农户由于缺乏合适的产业发展机会而对资金的申请和使用不足。其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益贫性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不足导致其对小农户的产业带动作用有限。一方面, 产业发展的农业补贴政策不完善导致财政支农不足。团队在重庆市永川区的调查发现,<sup>①</sup>其农机补贴尚未惠及特色产业发展所需的机械设备投入。比如, 当地的茶叶、食用菌和名优水果三大特色产业发展所需的自动生产线和装袋机等。此外,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所需水电气仍按照商业性质收费, 缺乏国家优惠政策扶持。另一方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益贫性产业、扩大产业规模、拓展产业链的生产性融资困境始终没有得到

① 重庆市永川区2018年承担了创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机制试点, 永川区政府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了《永川区创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永川府办发〔2018〕159号), 明确了试点目标, 确定了“六化”工作思路, 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验经验。

根本性扭转。CRERFS数据显示,重庆市永川区2020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78.34%的主体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41.21%的主体认为资金短缺是其发展的最大问题。然而,益贫性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不足会阻碍农业产业的发展,进而阻碍依托产业发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2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净收入占比从2013年的41.73%下降到2022年的34.63%,产业对农户增收的贡献持续下降,导致小农户缺乏合适的产业发展机会,增收乏力。因此,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强对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业发展提供普惠化的信贷支持,以产业发展带动小农户增收是关键。而传统扶贫小额贷款以贫困户为瞄准对象,并未有效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难以适应新阶段发展的需要。

## (二) 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筹资融资能力低

发展现代农业,前期往往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金融服务的门槛约束、小农户抵押担保物不足和农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小农户融资能力低,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取从事现代农业所需的资金,从而制约着小农户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阻碍其融入现代农业。

第一,金融服务存在门槛约束,小农户金融素养低抑制了小农户的金融需求。过去,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少、距离远、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小农户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较高,金融服务存在门槛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深入发展极大地缓解了这一约束,但又将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低的农户排斥在外,形成新的门槛约束。CRERFS 2021数据显示,农户整体的数字素养低,得分仅为70.97,而农户的金融素养更低,得分为37.46,约为数字素养得分的一半。除了储蓄业务外,农户对其他金融服务不了解,对一些程序较为复杂、等待周期相对较长的金融业务存在畏难心理甚至排斥心理。农户对金融产品的不了解导致农户对金融产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不高,进而抑制农户的金融需求,阻碍金融服务在农村的普及。在制约数字金融服务的因素中,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低、认可度和接受度不高分别占比36.46%和21.88%。

第二,小农户的抵押担保物不足降低了信贷可得性。不同于城市商品房等价值较大、易于流转、变现能力较强的抵押物,小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自有住宅、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粮食、家禽等资产的价值低,评估较为困难,加之抵押物流转市场尚不完善及贷款合同履行未受到法律保护,这部分资产在抵押物流转市场上流转率低、不易变现。因此,银行出于自身的安全性和营利性考虑,往往不愿意将小农户的这类资产作为合格的抵押物对其发放贷款<sup>[39]</sup>,或是对其抵押物价值评估较低,仅适用于小额、短期贷款质押。CRERFS 2021数据显示,在申请贷款被拒的小农户中,有83.33%的农户被拒原因是抵押或担保不足。小农户也因自身抵押担保物不足,觉得难以获取信贷资金,即使有资金需求,也不会积极主动去争取。因此,缺乏抵押担保物或抵押担保物价值较低导致小农户的融资能力低,难以获取所需资金。

第三,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引发的“精英俘获”现象进一步加剧小农户的信贷约束。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农村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乡村治理生态的破坏,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传递失真,金融服务的供需双方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精英”农户凭借其较为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实力的优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农业信贷较多集中在较为富裕的农户手中,资金难以在农村金融市场内部公平传递<sup>[40-41]</sup>。农村金融市场“僧多粥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精英俘获”现象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小农户的信贷约束,使得小农户更难以获取开展现代农业所需的资金。

## (三) 农业供应链金融对小农户带动作用有限

第一,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对象存在偏差。供应链金融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主要是服务农业生



产中的“长尾群体”，主要包括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高度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引导金融资源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三权分置”土地改革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具备了金融机构所认可的抵押物，且相较于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产、固定资产等更符合银行的偏好，因而金融机构基于自身的利益出发，更偏向于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金融服务而非小农户。从这一角度出发，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服务对象应当是传统金融可得性更低的小农户<sup>[42]</sup>，这也更符合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普惠性，以及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要求。但是，由于金融机构对核心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产、经营状况的信息掌握更高，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金融机构往往多为核心企业 and 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对小农户的金融服务不足。CRERFS 2021 数据显示，在调查中涉及的供应链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 72%，农户仅占 28%，而小农户所占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

第二，农业供应链金融供给不足。由于农业生产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一旦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出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往往面临较大的损失。农户遭受自然灾害的风险会在整个供应链上传递，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供应链上的其他主体也面临违约的风险，因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金融机构缺乏参与动力。CRERFS 2021 数据显示，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借款形式为供应链贷款的仅占 2.31%。现有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供给主体主要是以村镇银行为主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sup>[42]</sup>，而大型金融机构大多仅为核心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对上下游的中小经营主体的服务不足，缺乏展开农业局部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动力。虽然随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化，村镇银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且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村镇银行掌握更多的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信息，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但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有限。农业供应链金融所涉及的主体众多、资金需求大、风险也相对较为集中，仅仅依靠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作为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供给主体，其后续必然面临资金不足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第三，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在现有的“三统一分”生产经营体制下，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松散，以要素租赁和产品买卖为主。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小农户主要以合作社成员身份出售农产品获得收入、以土地流转或入股合作社获取租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劳动力获得报酬。在以上三种方式下，由于核心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大，而农户在农业供应链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对核心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比较容易产生依赖，处于市场依附和人格依附的状态，在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较低，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容易产生对农户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行为，小农户的发展权利往往容易受到损害，导致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小农户中的弱势群体容易被排除在外。部分合作社对合作社成员有一定的准入门槛。比如，重庆市永川区要求参与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试点的小农户必须为家庭劳动力有两人以上的永川农村户籍家庭，食用菌种植农户必须有两亩以上的钢架大棚或闲置农房等，这直接将一部分弱势小农户排除在外。

第四，纵向增信机制缺失。一旦小农户出现违约行为，为小农户提供信用担保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核心企业就必须代替农户进行还本付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核心企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往往减少为小农户提供信用担保。小农户获得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农户联保和担保公司担保等横向增信机制，而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核心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来获取金融服务的方式不普遍。纵向增信的缺失，也导致核心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有限，未发挥应有的增信效应，并未完全建立起与小农户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阻碍了二者协同发展。

第五,信息技术利用不充分。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兴起,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供应链上的主体准确获取所需信息,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道德风险,还能促进供应链上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闭环运行,极大地降低了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因此,将信息技术嵌入农业供应链金融,能够促进农业供应链金融取得突破性发展。然而,目前除个别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较强的核心企业设置了信息技术处理部门,实现了三流闭环运行,供应链上的其他大部分主体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十分有限。电商平台、物流公司、核心企业和金融机构具有较好的信息技术手段,但各自之间使用的信息技术往往不一致且不兼容,难以实现信息的对接和共享,这使得农业供应链金融难以提高其服务效率和降低风险。

#### (四)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短板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持续推动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建设,通过评定农村的信用村、信用户,健全了农村信用体系,解决了部分农村地区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但总体而言,目前的农村信用建设发展较为落后,搜集到的农村信用信息较为宏观、不够具体,信用体系仍然不健全。CRERFS 2021数据显示,农户家庭中有成员受到过银行信用评级的占比仅为16.43%,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展严重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农户信用意识不强。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契约精神,较多农户对征信的认知不到位,甚至完全不了解,意识不到征信的重要性和意义,对农村的信用体系建立工作不能积极配合,因而不利于契约化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征信系统的完善。其二,“硬”信息不足。整村授信虽然获取了普通农户的基本信息,但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抵押担保物不足导致农村的征信系统覆盖率较低、信用评估排斥严重<sup>[38]</sup>。CRERFS 2021调查数据显示,超过2/3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超过半数的农户认为银行的授信额度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其三,“软”信息的搜集成本高。虽然农户拥有较少能获得银行认可的抵押担保物,但其社交网络、道德品行、个人能力等信息可以反映其主观的还款意愿,也可以作为金融机构决定放款与否的重要依据。然而,这部分“软”信息难以量化,只能进行定性判断,且这些信息搜集较为困难,需要组织专门的入户调查。农村地区居住较为分散,交通相对不便,信息采集成本及维护成本较高。因此,农村的“软”信息的高成本阻碍了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

#### (五) 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和分担机制尚不健全

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容易受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潜在风险的影响,而农业潜在风险过高制约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进程。

第一,农业产业发展面临多重风险,风险控制和分担机制亟待完善<sup>[43]</sup>。团队调研发现,重庆市永川区的茶叶、食用菌和名优水果三大产业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来实现规模经济,而一旦未来竞争加剧、市场开始饱和,能否实现适销对路将是三大产业发展的主要潜在风险。此外,三大产业均具有季节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特点,随着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劳动力约束风险或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风险。

第二,农业供应链金融风险高,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供应链信贷资金的回收主要依靠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一旦出现极端天气或者自然灾害,小农户便面临着违约的风险。农户出现违约风险,可能会导致供应链上的其他经营主体出现违约风险,这将会使金融机构承担过多的外溢风险。特别是供应链上的龙头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私自改变资金用途,可能使得整个农业供应链甚至是整个行业引发系统性风险<sup>[44]</sup>。现有制度保障中缺乏对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的代位补偿金制度和供应链信贷支持的保障金制度,相关的保险配套产品和保险服务也并未跟上,使得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较高,这也是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第三, 农业保险的发展滞后于农业发展, 阻碍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一方面, 现有农业保险种类无法满足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需求。中国目前的农业保险产品大多保障直接物化成本, 这与每亩一千元以上的生产成本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事实证明, 这种“一刀切”的农业保险产品既满足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 也激不起小农户的发展兴趣<sup>[45]</sup>。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 其生产规模通常较大, 随之而来的农业风险也较大, 对保险的需求相对较为迫切, 但是保险理赔的金额仅占其生产成本很小的一部分。因此,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并不大。CRERFS 2021 数据显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 42.60% 购买了农业保险。其中, 认为购买的农业保险最大的两个问题在于保额太低和理赔金额远低于损失金额, 农业保险服务发展的滞后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对于小农户而言, 其生产规模较小, 农业收入仅占其总收入的小部分, 风险相对较小, 对保险相关政策与产品不了解, 保险意识较差, 且较在意保费的缴纳, 因而小农户对保险产品的兴趣并不高。CRERFS 2021 数据显示, 仅 23.26% 小农户在过去一年内购买过农业保险, 而没有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在于不了解保险政策和保险产品、生产规模小而不能单独投保, 以及对保险没有兴趣。一方面, 巨灾保险难以为继。在突发洪水、台风等大型灾害情况下, 保险公司的赔付率超过 100%, 仅凭保险公司的大灾风险准备金, 难以赔付遭受大灾风险的农户, 任由保险公司破产或者少赔、不赔均不是长久之计, 因而需要建立大灾风险基金, 健全大灾风险紧急融资机制。另一方面, 目前,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存在补贴规模较小、补贴品种较少、补贴方式单一、补贴层级太多、补贴比例不合理和补贴拨付不及时等问题<sup>[45]</sup>。

#### (六)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严重不足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由于融资渠道窄、投入资金不足等问题, 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仍存在不少短板, 尚不能完全支撑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机制的试点, 重庆市永川区以茶叶、食用菌、名优水果等特色产业为基础带动小农户发展取得了建设性成果, 但在公路、便道、水利和土地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支持不足限制了茶园和水果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带动作用发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 年村庄公用设施投入总额为 3 356 亿元, 而城市的公用设施投入总额是村庄的 7 倍, 人均投入是村庄的 12.50 倍。巨大的城乡基础设施投入差距导致城乡差距拉大,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也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要缩小城乡差距, 使小农户具备从事现代农业的设施条件和生活条件, 进而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建成农业强国, 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迫在眉睫。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建设应当由政府主导, 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支持<sup>[46]</sup>, 但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 且较多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金融资本提供支持是必要且可行的。

目前, 中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资金来源单一。大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政策性金融资本, 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回收期长等特点, 大部分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涉足这一领域。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 农村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五大国有银行等来提供资金支持, 来源较为单一。其二, 融资渠道窄。从现实发展来看, 目前, 农村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工具还是贷款, 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信托融资、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的应用并不普遍, 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 更难以利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融资。其三,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投入资金不足。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现代设施农业、绿色农业、耕地保护等领域仍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 需要大量财政资金、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来建设、完善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sup>[47]</sup>,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提供基础设施支持。

## 五、金融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农业强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金融先行。《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强调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持。然而金融在服务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的现实困境降低了金融服务“三农”的能力,不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的实现。必须破解现实经济发展中金融服务所面临的困境,以期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发挥出金融应有的效应,推动农业强国的实现。

### (一)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升产业支撑能力

第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顺应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改造不符合新阶段发展需求的传统扶贫小额贷款方式,加快由“扶贫金融+普惠金融”转向“产业金融+普惠金融”。同时,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商业性金融的主导作用和合作性金融的“毛细血管”作用,加快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相互协作和普惠金融、产业金融相结合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升乡村产业支撑能力。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探索信贷、保险和担保的联动机制。农业信贷担保公司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用担保,农业经营主体将其农业生产经营投保的保单作为获得银行信贷的质押品,能有效降低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和信息搜集成本,同时,保险公司也为银行的涉农信贷提供保障,进一步分散银行信用风险。“信贷+担保+保险”模式既能够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提升其盈利水平,又可以提高小农户和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可得性,解决其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第三,加快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是推动农村土地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加快小农户以资产入股、出租或抵押等方式实现资本化。二是积极促进涉农企业直接融资,鼓励涉农企业发行债券、票据和资产支持证券等,积极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科技企业和种业振兴企业在新三板市场上市,实现股权融资。三是成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农业科技创新基金,发行乡村产业债券,满足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政府出资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同时,加快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由政府财政资金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四是规范农产品期货市场,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产品现货质量标准体系,使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联系更密切,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各涉农主体、各类投资者参与到农产品期货市场。五是发展农业融资租赁市场。加快融资租赁在农村农业生产设施、冷链物流设施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建立健全农机设备租赁物的二手流通市场,开展农机设备融资租赁业务,解决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和农机的需求。

### (二) 健全农村抵押担保体系,增强农户融资能力

第一,推动农村抵押担保物创新,扩大抵押担保物范围。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注入“金融活水”的关键在于解决小农户的抵押物、担保物不足的问题。因此,推动农村抵押担保物创新,以提高其信贷资金可得性,确保小农户持续“增信获资”来保障衔接机制的有效运行。一是加强农村抵押担保物的法律支持。进一步细化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关于农村抵押物、担保物的法律条款,进一步明确界定适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农村抵押物、担保物的范围,明晰相关利益方的权利与责任。

同时，细化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贷款通则》中关于担保贷款、抵押贷款的内容，确保金融机构在发放农户抵押担保贷款时能够有法可依。在发生违约风险时，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保障。二是积极推动农村产权制度创新。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推动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等产权的确权和价值评估工作，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加快产权的交易、流转与变现，做好农村产权与银行要求的抵押担保物、信贷担保公司要求的反担保物的衔接工作，使得小农户通过产权流转、入股、抵押来获取财产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真正盘活农村“沉睡资产”。三是总结并推广试点成功经验，加快抵押担保创新。总结农村住房财产权和承包土地经营权贷款试点成功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广。同时，要继续合理扩大农村抵押物、质押物范围，加强对应收账款抵押、活体畜禽抵押的创新。

第二，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融资性担保可以解决一部分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信贷约束，引导金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sup>[48-49]</sup>，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015年7月，《关于支持财政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之后两年内，除上海和西藏以外，其他省份均建立了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解决了农村部分融资难问题，但现行的农业信贷担保主要以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为主，远不能满足农业主体的融资需求，且担保公司承担的风险较大，难以为继。因此，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其一，强化政府、担保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政府要加强引导，完善农业信贷担保的奖惩机制，财政资金应当向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倾斜。相关部门应分工协作，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携手推动农业信贷担保可持续发展。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和银行要积极开展合作，实现银行、政府、担保公司信息共享，夯实合作基础。对农户开展信用调查，主动为合格的农户提供信贷担保，切实解决农户抵押担保物不足导致的融资难的问题。其二，鼓励商业性农业信贷担保的发展，与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形成合力，解决农村抵押物、担保物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企业等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在要求小农户提供反担保的前提下，以自身财产作抵押为小农户提供担保。相较于政策性担保公司，依托产业链和农户之间的相互监督，尽可能地避免小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降低违约风险和处理成本。其三，完善农业信贷担保的追偿资产处理方式。由于反担保物通常涉及土地经营权、林权和农房等，追偿资产处置难是制约农业担保公司发展的重大难题。需要完善农业担保公司追偿资产的协商、行政和法律处置的相关细则，完善资产处置的平台建设，推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完善。

第三，提升小农户金融素养和数字素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村级金融服务网点，为每个村匹配专门的金融服务人员，负责日常的金融服务工作及金融知识咨询答疑等。同时，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知识的专题讲座，提高农户对于各类金融产品的认识，加大对农业金融优惠政策（比如，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惠利率贷款等）的宣传，防止农户因为金融素养不够或者对金融政策不了解而导致的需求型金融排斥。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户的数字技能培训，教会农户如何使用数字设备，以及如何使用数字设备来接受金融服务，提升小农户的数字素养，防止“数字鸿沟”造成的新型数字金融排斥。此外，还要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让农户金融维权有法可依；建立农村金融交易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公平。同时，还需加大防范金融诈骗、信用“身份证”和金融维权意识的宣传，提高小农户权益保护意识和金融安全意识。

### （三）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加强各主体利益联结

第一，基于龙头把握支点，以信用激活信贷。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供应链金融基于供应链上

各主体未来可预测的现金流展开,供应链上各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可以借助涉农龙头企业的信用实现自身信用增级,从而为供应链上各农业经营主体注入流动性,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将被边缘化的小农户与金融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围绕龙头企业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能够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因此,金融机构要积极主动对接涉农龙头企业,依托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拓宽各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边界。此外,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鼓励涉农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农业供应链金融,对符合条件的涉农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股权投资、提供优惠信贷和贴息等,激发涉农龙头企业参与供应链的积极性。但是,过度依赖龙头企业开展供应链业务,会加大龙头企业的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一旦龙头企业不愿意或不能与供应链上下游农户和企业共享信息、共担风险,供应链金融服务将难以为继。因此,要防止金融机构过度依赖龙头企业来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

第二,明确农业供应链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关切小农户生产融资需求。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长尾群体”,主要服务于小农户,解决小农户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金融机构在提供农业供应链融资中,要明确小农户融资的适用范围,为小农户提供订单融资和以涉农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担保对象融资等。根据小农户的实际资金需求和现实困境,有针对性地创新供应链融资方式。依托农业供应链,整合农户的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在供应链上设置信息端口采集和更新农户的生产经营信息,积极促成涉农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为小农户提供信贷担保,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让农业供应链金融真正服务于农户,满足农户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降低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

第三,多元金融主体合作,提高农业供应链资金供给能力。针对中国农业供应链金融供给不足,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需要建立多元金融主体参与、多方分工合作的金融供给体系。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具有信息优势,是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主力。要继续发挥这类金融机构“支农支小”的作用,满足小农户和其他供应链上相关经营主体的中小型信贷资金需求。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具有天然资金优势,能够满足农业供应链上的大额资金需求。因此,需要大型金融机构的介入为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整合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分工协作,以满足农业供应链各主体的资金需求。针对中长期具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大额信贷资金需求,可以引入银团贷款、项目贷款。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在农业供应链融资中引入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创新“信贷+担保”“信贷+保险”,实现银担保合作,合理分散供应链融资风险。此外,除了从金融机构获取供应链外部融资外,供应链上的涉农企业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应积极为供应链上游的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服务,加强利益联结。

第四,推动利益联结机制科学化、合理化,切实保障小农户利益。积极探索由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金融机构等多方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业产业联合体,让小农户充分参与并分享供应链上各环节的利益。在项目早期,政府要加强对整个农业供应链的引导和规范,切实保障小农户权益不被其他利益主体侵占,为小农户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应当成立小农户权益保护协会,提高小农户在农业供应链上的议价能力,提高小农户参与农业供应链的积极性。

第五,拓宽多元农业信贷担保渠道,发挥纵向增信作用。从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来看,依托农业供应链,实现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深度合作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要加大对金融机



构积极参与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奖励，而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供应链上各主体为小农户提供担保、提供信贷资金的奖励。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为提供较多农业供应链信贷的金融机构优先提供再贴现、再贷款服务，金融机构对为小农户提供信贷资金、提供担保的涉农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等，加强涉农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增信动力。另外，涉农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发挥自身信息优势，根据供应链上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历史信用，在保障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为农业供应链上的小农户提供信贷担保，为小农户增信，以盘活整个供应链，也进一步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部分资金雄厚的涉农企业，可依托农业供应链，设置资金投融资部。依靠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积极拓展自身业务，为农业供应链上的各经营主体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第六，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供应链，探索数字供应链金融的产品开发。农业供应链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供应链上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互通有无和闭环运行。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向上下游经营主体推广数字技术，提高供应链上的信息可得性。同时，加大对数字技术和金融知识的教育培训，提高小农户的信息技术水平和对金融产品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开发特色数字供应链金融产品以满足当地的特色金融需求。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产业链条中，融入数字金融要素，以实现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有效对接，以及整个供应链金融风险的可控性。

#### （四）构建智慧化信用档案系统，缓解信息不对称

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村两委等多元主体应共同发力，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围绕农户的供销链、生产链和消费链，线上线下全方位搜集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硬”信息和道德品行“软”信息，建立智慧化的信用档案系统。线下主要以乡镇金融机构网点为中心，通过走村入户等方式，健全行政村的信用建档，实现“一村一表，一户一档”。线上依托官方建立的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与其他多部门的实时信息共享，尽可能地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约束和融资成本。一方面，要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培育农村地区的信用意识和契约精神。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书籍杂志等传统媒体，以及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展金融知识科普教育活动，使小农户，特别是相对贫困群体、创业群体和残障人士掌握基本的金融常识，对金融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减少因金融知识匮乏而造成的自我信贷约束。此外，还需加大对征信重要性的宣传，让小农户意识到另一张“身份证”的重要性，提高对征信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强调信贷资金不等于扶贫资金，有贷必有还，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履约意识。另一方面，要提高小农户“硬”信用和采集农户“软”信用信息。针对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抵押担保物等“硬”信用不足问题，要继续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扩大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以增加和提高小农户的“硬”信用。既要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为小农户提供担保，又要引导社会资本涉足农业信贷担保领域。在总结“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农村抵押物范围，盘活农村“沉睡资产”。针对农户信誉、品行等“软”信用信息搜集成本高的问题，在农业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积累了大量与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常交易往来等信息，可以根据履约情况等反映农户的“软”信用。因此，除走村入户调查外，可以依托农业供应链上的主体和基层村级自治组织来提供农户“软”信用信息。

#### （五）创新激励和风险管理功能，缓释潜在的风险

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农业风险分担机制，加快农业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构建“政府+银行+保险+担保+期货”多方参与的风险防范和分担体系。

第一, 政府要引导并鼓励保险公司、信贷担保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投身于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为产业发展提供针对性的风险分担工具, 减少农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 促进产业发展, 带动小农户就业增收。

第二, 针对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二元”主体, 可以设计基本险、高保障险等多元保险体系。基本险主要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水平较低, 主要保障直接物化成本。这类保险由财政提供全额补贴, 为所有从事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保, 解决小农户因舍不得保费而不愿投保的问题。同时, 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还需加大对保险的宣传力度, 普及保险政策与保险知识。高保障险主要保障完全成本或者收入, 由从事农业的主体自行选择是否投保, 并且, 财政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这类保险主要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农业保险需求。

第三, 健全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构建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保险公司、金融市场多方参与的巨灾保险分散机制, 由各级政府与保险公司计提一定的巨灾风险准备金, 鼓励保险公司在正常年份计提巨灾风险准备金, 实现在不同年份之间分散风险。一旦发生大型灾害, 启动风险准备金进行赔付。若是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偿付, 允许保险公司向政策性金融机构借款, 或者直接发行大灾债券方式筹集补偿金。同时, 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再保险市场分散、转移巨灾风险。

第四, 完善财政的农业保险补贴机制。各级政府成立专门针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管理部门, 尽可能地减少补贴的层级, 加大对农产品品种的补贴范围和补贴力度, 加快农业保险补贴速度, 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

第五, 健全政银企保多方参与的农业供应链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农业供应链金融风险具有放大效应, 一旦农业供应链上某一环节出现违约风险, 可能导致整个农业供应链存在违约风险。因此, 除了政府和农业供应链上的企业、银行以外, 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应当积极参与到农业供应链中来。创新“保险+信贷+担保”模式, 担保公司为各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 保险公司为农业经营主体、担保公司和银行提供保险服务, 商业银行可以将农户的农产品保险、农业担保等作为信贷发放的依据, 用各主体的保险资源、担保资源来撬动信贷资源, 同时, 分散信贷风险。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最大程度地分散农业供应链上的风险。此外, 还应通过“保险+期货”模式实现各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市场风险转移。

#### (六)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金融服务, 提供资金保障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严重阻碍了小农户融入现代化农业的进程。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通常投入大、回收期长, 离不开中长期的资金支持。解决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融资问题, 特别是耕地保护、农业科技、产业融合、现代设施农业、防灾减灾、绿色发展和乡村建设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问题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第一, 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要共同发力。政策性银行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发行成本较低的中长期债券来获取农村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 在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下, 继续发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国有银行要继续发挥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商业银行“头雁”作用, 加快推动对现代设施农业、交通、通讯、水利、高标准农田、冷链物流等领域的配套融资。其他商业银行也要发挥自身优势, 把握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产业化、商业化机遇, 抓住机遇, 围绕农村产业的上下游, 提供相关的融资服务。

第二, 创新金融服务。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民间投资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要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创立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成立农业产业基金等。金融机构应通过提供专项债券融资、股权融资、

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方式为农业重大项目提供支持,在保证可持续经营前提下,创新基础设施专属金融产品。此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组建银团,通过发放银团贷款的方式满足长期项目的大额资金需求。

第三,多方协作满足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要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对为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财政资金、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联动,形成投资合力,保障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可持续供给。

#### 参考文献:

- [1] 徐旭初,吴彬.合作社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理想载体吗?[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80-95.
- [2] 罗必良.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兼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J].农业经济问题,2020(1):29-47.
- [3] 叶敬忠,豆书龙,张明皓.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如何有机衔接?[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64-79.
- [4] 宋冬林,谢文帅.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20(12):3-14.
- [5] WORLD BANK. Reaching the rural poor: a renewed strategy for rural development [R].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No.14084, 2003.
- [6]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肖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9-60.
- [7] 林岗.并存与竞争中的协调发展[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41-52.
- [8] 张新光.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5-101.
- [9] 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9(12):82-99+201.
- [10] SHEN Y, WANG J, WANG L, et al. How do cooperatives alleviate poverty of farmer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Land, 2022, 11(10):1836.
- [11] 王新志,杜志雄.家庭农场更有效率吗?——基于理论与实证的比较分析[J].东岳论丛,2020,41(7):172-181.
- [12] 郭斐然,孔凡丕.农业企业与农民合作社联盟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效途径[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46-49.
- [13] 孙东升,孔凡丕,陈学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经验、启示与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19(4):46-50.
- [14] 王亚华.什么阻碍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J].人民论坛,2018(7):72-73.
- [15] 何宇鹏,武舜臣.连接就是赋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19(6):28-37.
- [16] 潘璐.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种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1(1):112-124.
- [17] 刘闯,全志辉,陈传波.小农户现代农业发展的萌发:农户间土地流转和三种农地经营方式并存的村庄考察——以安徽省D村为个案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9):30-47.
- [18] 何婧,肖明珏,王远春.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研究[J].金融经济,2021(11):50-62.
- [19] DING Z, ABDULAI A. Smallholder preferences and willingness-to-pay measures for microcredit: evidence from sichuan province in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8, 10(3):462-481.
- [20] HOSSAIN M, MALEK M A, HOSSAIN M A, et al. Agricultural microcredit for tenant farmer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Bangladesh[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9, 101(3):692-709.
- [21] 顾庆康,林乐芬.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缓解异质性农户信贷配给难题吗?[J].经济评论,2019(5):63-76.
- [22] 刘西川,江如梦.小农户抵押担保融合贷款模式创新:机理与条件——基于3个反担保贷款案例[J].中国农村



- 经济,2023(6):114-138.
- [23] 王睿,周应恒.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扶持研究[J].经济问题,2019(3):95-103.
- [24] 王蔷,郭晓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研究——基于四川省的问卷分析[J].财经科学,2017(8):118-132.
- [25] CHAPOTO T, ABOAGYE A Q Q. African innovations in harnessing farmer assets as collateral[J].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tudies,2017,8(1):66-75.
- [26] 蒋伯亨,温涛.农业供应链融资与小农户增收:效应与机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5):86-95.
- [27] NJERU T N, OTSUKA K M, YUKICH I. Role of access to credit in rice pro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case of mwea irrigation scheme in Kenya[J].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16,25(2):300-321.
- [28] 申云,李庆海,杨晶.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不同主体领办合作社的实证比较[J].经济评论,2019(4):94-107.
- [29] 董翀,冯兴元.农业现代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问题与解决路径[J].学术界,2020(12):130-139.
- [30] 熊磊.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路径[J].农业经济,2023(1):111-112.
- [31] 刘冬文,苗哲瑜,周月书.数字化“金融+产业”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的机理与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3(9):96-109.
- [32] 彭澎,周月书.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轨迹、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基于2004—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文本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2(9):2-23.
- [33] 冯兴元,孙同全,韦鸿.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9(2):54-64.
- [34] 戴相龙.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二十五年[J].农村金融研究,2021(11):3-9.
- [35] 马九杰,崔恒瑜,王雪,等.设立村镇银行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产生“鲶鱼效应”?——基于农信机构贷款数据的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21(9):57-79.
- [36] 温涛,刘达.农村金融扶贫:逻辑、实践与机制创新[J].社会科学战线,2019(2):65-71+281+2.
- [37] LENSINK R, PHAM T T T.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self-employment profits in Vietnam[J].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12,20(1):73-111.
- [38] 温涛,何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逻辑转换、难点突破与路径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23(1):93-114.
- [39] 王小华,张莹,胡大成.数字金融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现实困境及机制创新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0(3):18-32.
- [40] 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经济研究,2016,51(2):111-125.
- [41] 王小华,韩林松,温涛.惠农贷的精英俘获及其包容性增长效应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1(3):106-127.
- [42] 姜松.农业价值链金融创新的现实困境与化解之策——以重庆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8(9):44-54.
- [43] 王小华,杨玉琪,程露.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6):41-50+257-258.
- [44] 彭路.农业供应链金融道德风险的放大效应研究[J].金融研究,2018(4):88-103.
- [45] 冯文丽,苏晓鹏.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制度约束与改革[J].农业经济问题,2020(4):82-88.
- [46] 靳继东.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财政建设和改革[J].地方财政研究,2024(3):43-52.
- [47] 彭江.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信用体系 提升数字普惠金融 为农业农村引入金融活水[J].农村·农业·农民(A版),2022(10):14-15.
- [48] HILDEGARD C W. Collateral in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not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3):442-445.
- [49] BESANKO D, THAKOR A V. Collateral and rationing: sorting equilibria in monopolistic and competitive credit market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7,28(1):671-689.

## How Can Finance Effectively Serv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WEN Tao<sup>1, 2</sup>, LIU Zheng-tao<sup>3</sup>

(1. Center for Inclusive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The Belt and Road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Summary:** Realiz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and finance is the "source of vitalit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mall farmers into modern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upport for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s a key link in finance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is paper, based on policy texts, typical cases, and CRERFS 2021 data, deeply analyzes the positive progress and remain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finance serv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as well as how to optimize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mall farmer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nance serv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rural finance, reform of th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credit support and insurance guarantee,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inadequacy of small loa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ddress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al stage, low financing capacity for small farmers to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e, limited driving effec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small farmers, significant shortcomings in rural credit system, inadequate risk preven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and in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new infrastructure. Therefore, the next step involves deepening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to facilita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first, improve the rural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enhance industrial support capabilities; second, improve the rural mortgage guarantee system and enhance farmers' financing capacity; third, develop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of interests among all parties involved; fourth, build an intelligent credit file system to alleviate information asymmetry; fifth, innovate incentives and risk management functions to mitigate potential risks; sixth, strengthen financial services for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chie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direction for how to deepen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finance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also provides necessary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责任编辑：巴红静)